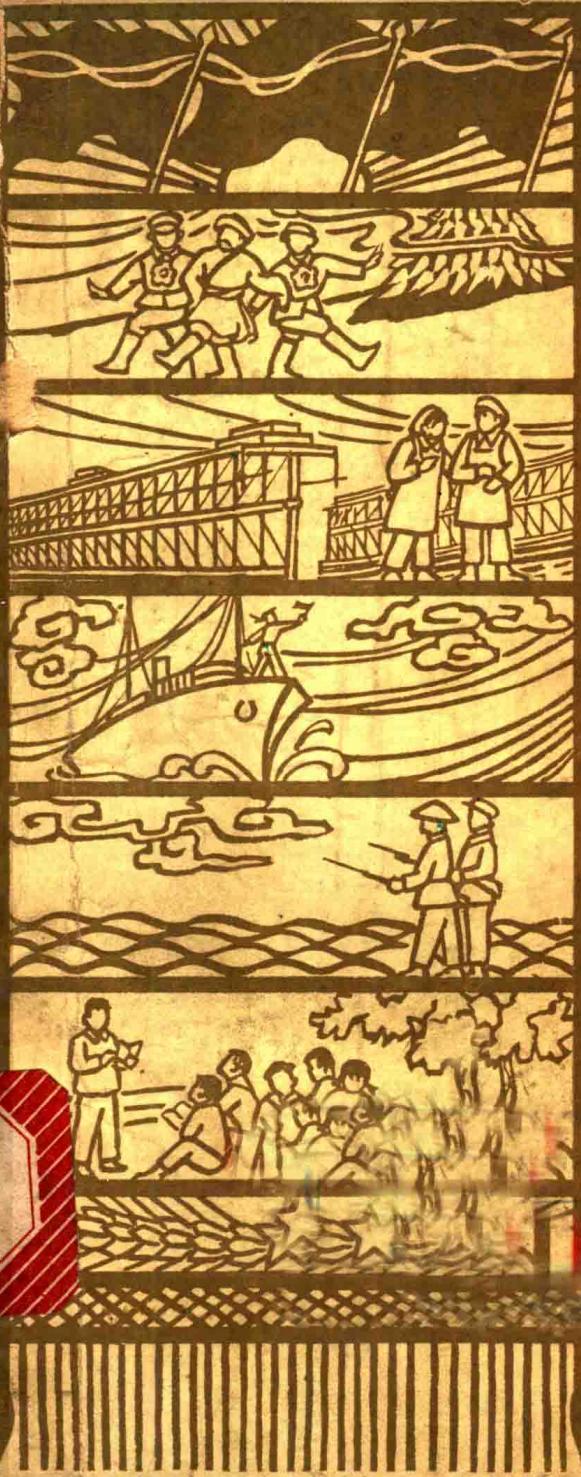


在光荣的岗位上



25
C

在光荣的岗位上

本社編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3年·北京

在光荣的岗位上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, 2 3/8印张 42,000字

1963年4月北京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 定价(5)0.18元

目 次

天天向上的十年.....	国 涌	3
——記全国先进生产者赵梦桃同志		
从女奴隶到拖拉机手.....	楊星火	11
——記共青团员丁曾卓瑪		
“錦凌四号”脱险記	良 仪 謀 梅 冬 夏	17
孤島播种記.....	刘建国	30
——单繼榮和耿玉兰办学的故事		
紅星和团徽.....	沈順根 吳獻民	39
——馬才寿在七个大气压下奋勇搶救病人的故事		
理发店里的好姑娘.....	哲 愚 虎 山	44
——范学勤苦学苦練理发技术的故事		
草原风雪二百天.....	蔣欽惲 宋 群	50
——記五好战士沈兴全和廖伯珍		
月夜飞帆抓“水鬼”.....	潘举修 何繼宁	56
插翅难逃.....	新华社記者	60
——广东沿海人民全歼美蔣武装特务記实		
民兵英雄郭包.....	方 璞 江福全	67

天天向上的十年

——記全国先进生产者赵梦桃同志

国 涌

赵梦桃同志到西北国棉一厂工作，十年稍多一点。这十年，她只要在工厂，就能够月月超额地完成生产任务。这十年，她每年都被评为光荣的先进生产者。这十年，她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工会小组长。

梦桃并不是天生就先进的。刚进厂时，论年纪，十七岁，论文化，差不多就数她低。订学习公约、订生产计划，都得拿一块纸求别人替她写一写。论技术呢，和她同时进厂来的姑娘们，都比她进步快。她总觉得自己脑子笨，什么都领会得慢。但是，有一条，她顽强，不甘落后。她说：她的看法是“不怕慢，只怕站。”因此，她上课记不下笔记，就好好地听，下来就抄人家的，抄了就背。人家玩，她学习，别人在屋里说话，她就躲到外面去学习。

十年来，无论到外面开会、参观、报告、休养，她的课本总是不离身的。学技术，也一直没有停过。虽然她没有什么大的发明创造，可是她一向是“自己不会创造，学人家的总可以

吧？”所以，她有个决心，那就是：別人的先进經驗，那怕是一星半点的，也要学过来。

刚看車那一陣子，她的車和郭淑英的車挨着。人家郭淑英，干活利落，干得干淨，比她强。她就下决心，要把郭淑英的技术学过来。每天，她提早上班，专看郭淑英的操作。下了班，又跟郭淑英一块走，边走边請教。沒有几天，郭淑英那几手，就被她学过来了。

先进的經驗，并不是一露头就能看出来的，有时連本人也沒覺察到，有时覺察到了，很难說出。赵梦桃認為，不能等到大张旗鼓宣传那一項經驗时再学习。她想出了抓教練員測定这个門道。教練員每次測定工作法之后，她就問：誰有什么优点？这样，用不了几天，她就把先进經驗学过来了。

1956年她在北京开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期間，在北京国棉二厂看到无锡先进生产者徐凤妹表演的工作法。人家双手挾皮輒花挾得实在好。她就想：“我是一个手挾，人家却是双手挾，当然快哪！人家能創造出来，难道自己就不能学会嗎？”当时，她眼一热，心一动，手就痒痒起来。不由得一边看，一边就两手摹仿着做。人家表演一完，她就从人丛中挤过去，找了两个籤子，实习起来。哪知道，真是看着容易做着难。一試，不成。左手的五个指头，硬是不听使喚，拿着籤子不轉动。

會議热烈地、紧张地一天天过去。徐凤妹这一手還沒学到，就成了她的一块心病。她很想再练习练习，可是連个工具都沒有。真急人。当然，等到回厂有了工具，再练习也不迟。可是，她見先进不学，心里就不安。她想：“不行，等回去再練

就迟了。要是在这里就練熟了，回去不就能馬上推广嗎？”

一到會議休息時間，她的脑子就又在捉摸这件事情。有一天，她和很多人挤到會場大門外來休息。有人抽烟，有人談話。她，还在想着学习那个先进經驗的事。

忽然，她被別人扔在地上的—支糖葫蘆的小竹籤吸引住了：“啊呀！这不和拔花籤一样嗎？”立刻，她就挤上去，买了两串糖葫蘆。她用刀子把两个小竹籤削了削，就成了工具。不論是在會議休息時間，还是坐車時間，她的两只手，老是在不停地練呀練呀，練个沒完，就像她总是在打着一件看不見的、永远打不完的毛衣。开完会，她在回来的火車上，还是不停地練。等回到厂里来表演這項技术时，她已經像个十分熟練的老手了。一个来月，这个經驗就在全厂和陝西省的各个紡織厂开了花，結了果。

趙夢桃同志經常外出，有时候不能参加生产。可是，每次从外面一回来，她就要打听，誰有什么进步，誰有什么先进經驗，一打听到就主动地去学习，这样，她总能很快地追上去。

厂子里，要是来了姐妹厂的同志，她更認為这是送宝上門，是向人家学习的好机会。郑州的參觀团来了，她就要人家在自己的車上表演，人家表演了还不算，还要求人家講講为什么这样操作的道理。新疆的同志来了，她就把自己碰到的头疼的問題，提出来向人家請教。人家講了还不算，还要求人家表演表演。这样，她經常地学习別人的优点，来弥补自己的缺点，不断地获得新的进步。

姐妹厂的同志們說：“本来，我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，結

果，你倒反过来向我們学习了。”梦桃同志还是那句老話：“誰有优点就向誰学嘛！”

赵梦桃同志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：不論是在工作上，也不論是在学习上，从来沒犯过冷热病。不怕慢，只怕站，見先进就学，已經成了她的一种习惯。

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掉队呢？怎么能不經常走在前头呢？

* * *

要当一个先进生产者，或者是要保持一个先进生产者的荣誉，光是自己学习好、生产好，还很不够，还不要忘記那个“帮”字。

赵梦桃同志还是在住集体宿舍的时候，就时常是这样：姐妹們还在睡觉，她就不声不响地給姐妹們打来了洗脸水。

外面下雨了，她怕別人出去打水挨雨淋，就又悄悄地給大伙打了水回来。

星期天，有人回家了，有人上街去玩了。她就和几位組长帮助姑娘們扫床、扫地、洗衣服。就是后来她不住集体宿舍了，也还是断不了去帮助姐妹們干干这，做做那的。她說：“我們在一块，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大的，就是姐姐，小的，就是妹妹，應該互相帮助。誰帮助誰干点活，就能累得着嗎？”

不过，在赵梦桃同志看来，生活上的帮助，算不了什么。更重要的是要在生产上、思想上关心和帮助別人。的确，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，才能真正考

驗一個人。

1955年的一天，夢桃從外面開會回來，發現大家正在為孟金弟完不成計劃傷腦筋，說她影響了小組的榮譽。金弟也生氣了，她在小組會上說：“你們這些組長是干什么的？也不了解了解情況，是我不努力嗎？”她放了這麼一炮，把個會也崩垮了。

夢桃在散會後就找金弟談。金弟說：是車子難開。夢桃又找金弟的對班了解，對班也說：車子難開得很。夢桃又親自觀察金弟的工作。只見金弟干得很努力，很忙，就是不出活。她就想：“金弟的車子確實是難開，這不能光怪她不努力。車子難開，她上場就容易心慌，越慌，就越糟。”

根據這個情況，她就想請生產組長另外調一個人到金弟的車子上去工作。可是車子這樣棘手，調誰去呢，還是自己去吧。她就請求生產組長說：“我去和金弟換一下車子。這上半月，我已經超額完成了任務，下半月就是完不成，一平均，也還是能完成，也不影響小組的成績。”

她去跟金弟一說，金弟很高興，可是又關切地問道：“你不怕完不成？”夢桃說：“不怕，我已經超額啦！”

和孟金弟車子挨着的同志一見夢桃到來，就說：“啊呀，你們組長是怎么搞的？人家都往好車上跑，你倒往壞車上跑。你要也完不成任務怎麼辦？干脆，明天你回去吧！”

夢桃知道這位同志是為自己擔心，怕影響了自己的榮譽，就解釋說：“我們不能光考慮個人的榮譽。這個月，如果我個人當不上先進，小組能完成計劃也好。我又是工會小組長，不

能眼看着有同志完不成任务影响小组啊！”由于她和上一班，和生产组长，都取得了密切的联系。能注意每一个断头，不忽视每一个毛病，一不慌、二不忙，车就开得很顺利。

这一天，梦桃和金弟，两个人在两个新的岗位上，同时传出了捷报。

经过梦桃半个月的工作和调整，这台难开的车子就变得很驯服了。

赵梦桃这种发挥共产主义风格，帮助别人的事是很多很多的。这些年来，她一共换过多少次车，谁也说不清了。这里，我们再说说1958年的一次。那次，她也是刚从外面回来。正碰上从落纱工序调过来不久的唐赛娟完不成计划。大家议论纷纷，七嘴八舌的，都说唐赛娟是“白花大王”。

赛娟跟梦桃走在路上，刚说了一句：“梦桃，你看我老是完不成……”就痛心地哭了。梦桃知道，赛娟是个好党员，好同志，工作一贯努力，只是刚调动了工作，又偏偏碰上个不顺手的车子，才没完成计划。就安慰她说：“这不能完全怪你……”

这时候，梦桃想到了最好的办法，还是和她换车。

可是，这一次她对换车却不像过去那样毫无顾虑了。因为有一连串的问题，在她脑子里翻腾着：

首先她想到，她已在省广播大会上、在全省职工面前，提出了挑战，要保证每年按期完成计划。而工人阶级，说到就要做到的。她还想到和她一同到省里开会的、她的车间主任，也谈到这“保证”是个非常严肃而又严重的問題。还在回厂的路上，就跟她说：“今后，车子一定要固定。”现在全省职工都在

瞅着呢，自己的保証条件要不能实现，难道将来好意思去向大家說客觀原因嗎？她自己想到了这个非常严肃而又严重的問題，就决定先不提換車，另想办法吧。

可是几个組長又开会了，还是沒个办法。

她繼續不停地动脑子。她想：“挑战为啥？还不是为了互相促进，一起进步，更好地完成任务？”“党不是常教导我們要勇敢地去战胜困难嗎？”唐賽娟的困难，又出現在她的眼前。

这一切，使她感到自己的顧慮是多余的，于是就下了决心，毅然提出：“我去換車。”

梦桃一再要求，一再講自己的想法，生产組長說：“你的保証条件怎样实现呢？”可是，这时梦桃却一点也不犹豫了。因为她想得更寬，看得更远了。她說：“我不能眼看着賽娟完不成任务。我們應該从集体利益出发。我換了車，也一定要实现保証条件。”

好說歹說，組長答应了。誰想到好心的賽娟又不願意換。她給梦桃說：“誰不知道，从开厂以来你每月每季都是先进。現在，你又向全省挑了战，我怎么能換？”

左說右說，賽娟才答应下来。

換車以后的情形，用不着細說了，在她的努力下，这台坏車子很快地就成了她的馴服工具，她的保証条件也实现了。

* * *

赵梦桃当工人十年多了。

这十年，是她努力向別人学习，天天向上的十年。这十

年，是她誠恳帮助別人，和大家共同前进的十年。工作得更好，更謙虛；更謙虛，工作得更好。十年来，她一直这样循环着，上升着。天天向上，自强不息。这就是我們千万个先进生产者中的一个——赵梦桃同志。

(1962年)

从女奴隶到拖拉机手

——記共青团员丁曾卓瑪

楊 星 火

在西藏軍區積極分子代表會上，我看見了丁曾卓瑪。她的雙頰紫里透紅，使人想起高原強烈的陽光和她辛勤的勞動；她的眼睛清澈明亮，充滿了藏族姑娘特有的快樂和希望；她那嶄新的氆氌衣上，挂着一支亮閃閃的鋼筆。我興奮地、甚至帶着幾分惊奇地盯着她。難道，這位聰明的、神采奕奕的藏族拖拉機手，竟是幾年前在“老爺”的鞭打下悲慘生活着的女奴隶嗎？

是的，正是她！西藏革命的歷史，記載着百萬農奴的鬥爭史詩，也記下了丁曾卓瑪動人心弦的生活經歷：一個及其普通的、被人鄙視的女奴隶，變成了新社會的主人！

十四年前，丁曾卓瑪剛剛八歲。她怀着恐懼和悲痛，离开了阿媽，離開了拉薩，走進了澎波地區登曾却札老爺的莊園。她的阿爸在這個莊園里當了一輩子奴隸，由於丟了一匹驥子，被老爺活活打死了。奴隸的枷鎖又套上了丁曾卓瑪的脖子。這個八歲的小奴隸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，擠奶、放牲口、背

水，一直要干到天黑，得到的却是皮鞭和辱罵。又脏又臭的牛圈，是她睡觉的地方。她，在“老爷”的眼里，只不过是会說話的牛馬罢了。她曾經逃走，可是，被“老爷”抓回来打了个半死；她也曾经跳过河，可是“老爷”却把她从水里抓起来，一陣毒打之后，又被迫像牛馬似的为“老爷”干活。她的眼前没有一点阳光，沒有一線希望。活，活不下去；死，沒有死的自由。她想，难道这悲慘的命运真是前世注定的？

1952年春天，丁曾卓瑪听大人們說：拉薩城里来了共产党、解放军。又过了两年，村里有人到拉薩去了，說是去和解放军一起修公路。什么叫共产党？什么叫解放军？什么叫公路？这些对她來說都是謎。一天，“老爷”突然威胁地对她说：“你阿媽去帮解放军修路，被解放军扔到河里去了！今后你再想逃跑也沒去处了！”她哭着去找丁巴老爷爷，老爷爷悄悄告訴她：“孩子，你阿媽不会死。去拉薩修路的人捎信回来说，解放军是世上最好的人。修了路給工資，不打不罵，更不会把人丢到河里。孩子，跑吧，跑到拉薩去，去找阿媽，去找解放军，找着他們你才有活路呵！”

在一个秋天的夜晚，丁曾卓瑪悄悄逃出了登曾却札的庄园。他沿着丁巴老爷爷給指的路，跑呀，跑呀，……最后終於来到了拉薩。回家一看，阿媽真的沒有死。阿媽現在有酥油、有糌粑。小皮口袋里，还有叮叮当当的銀元，阿媽說，这是她修路的报酬。阿媽还告訴她，解放军是穷人的救命恩人，共产党是活菩薩，有了他們，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从这天起，丁曾卓瑪眼前閃起了一線亮光。她想，要是能和共产党、解放军

一起，像阿媽那样有多好啊！

1956年，丁曾卓瑪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，走进了拉薩新华書店的大門。她不識字，就干些勤杂活，从早到晚，从不感到疲倦。人們喜爱她，关心她，亲切地叫她“同志”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当会計員給她送来津貼时，她說：“不，我不要，只要跟你們在一起，过着这么好的生活我就太幸福了。”会計員告訴她，这是她的劳动报酬，一定要她收下。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因为，她現在感到自己是个自由的劳动者，是一个尊严的人。

丁曾卓瑪在拉薩新华書店工作了一些时候。一天，領導同志找她談話，准备送她到內地去，学文化，学政治，問她願意不願意去。这个突然的喜訊，使她楞住了。上学校？去学习？我……当过奴隶的我？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梦想过，如今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，还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……。她兴奋得只顧点头，連話也說不出来。离开拉薩时，阿媽撫着她的头，囑咐她：“听共产党的話，听老师的話，記着，学好了快回来，为你阿爸报仇。”

在咸阳西藏公學的一年中，他学会了自己民族的文字，也能看汉文的書报，她从一个目不識丁的文盲，变成了有文化的人。她的阶级觉悟一天一天的提高。她懂得了，阿爸被人打死，自己从小受苦，这并不是前世注定的，这是由于“老爷們”的压迫、剝削，是由于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。她下定决心，学习完后，回西藏去，一定要把封建农奴制度摧毁，讓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乡亲們，讓丁巴老爷爷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。就在这一年，丁曾卓瑪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。

1959年3月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叛乱。不到三天，平叛胜利的捷报，就传遍全国，也传到了西藏公学。在这革命浪潮席卷西藏的时候，在这百万农奴要站起来的时候，丁曾卓瑪怀着滿腔革命热情回到了拉薩。領導上分配她去納金电站工作。她說：“不，我要去澎波！”領導問她为什么，她說：“我要去斗争登曾却札，为我阿爸报仇，也为我自己报仇。”領導上告訴她：革命，不光是报个人的仇，而是要报阶级的仇。澎波地区的农奴，一定会和登曾却札算賬的，一定要推翻农奴主阶级的。領導上还告訴她：革命，不光是要斗倒农奴主，还要建設好新西藏。修建納金电站，就是西藏工业建設的开端。丁曾卓瑪懂得了这些道理，就愉快地服从了党的需要，积极投入了建設納金电站的工程。

一天，一位藏族老人背着牛皮口袋，来到电站工地，东瞧西望，似乎在找人。丁曾卓瑪看到这位老人，仔細一瞧，扑上前去，叫了声“丁巴老爷爷！”丁巴老爷爷陌生地望着她，疑惑地問：“你？你是誰？”“我是丁曾卓瑪呀，老爷爷！难道你不認得我了？”丁巴老爷爷伸出颤抖的双臂，抱着她，两人悲喜交集，哭了起来。老爷爷撫着她的脸說：“你跟着共产党，簡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要不是你喊我，我还以为你是哪里来的干部呢！”原来，自从丁曾卓瑪逃走后，丁巴老爷爷一直挂念着她。平叛胜利以后，听说她从内地学习回来了，特地从澎波翻山越岭来看她。他把从乡下带来的鷄蛋、洋芋塞到了丁曾卓瑪手里，叫她吃个够。他告訴她，村里进行了翻天复地的土改斗争。在斗争叛乱头人登曾却札的大会上，他代丁曾卓瑪和她